



第124期 · 2022年1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隨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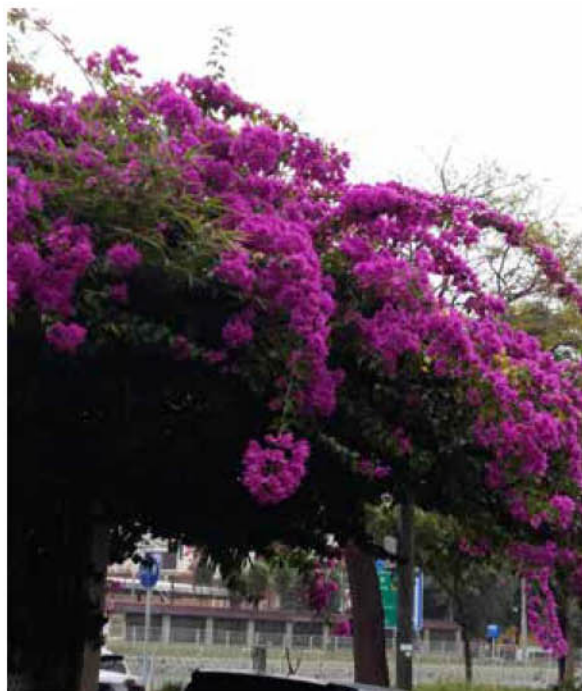
青楓：有信眾問我：什麼叫做隨喜？「隨喜功德」，又是作何解？隨喜，是不是隨便喜歡？譬如：人家捐款做善事，你說：「好吧！我順便搭單，我捐一百元，隨喜！隨喜！」是不是這樣呢？我個人就覺得，這並不是「隨喜」，這叫做「隨便應酬」而已。

修智：佛法中的「隨喜」是另有所指，別有深意，不可以將之理解為「隨便喜歡」，或者你剛才引那信眾所說的什麼「順便搭單」？這完全是兩回事。如果要簡單地解說，則「隨喜」便是以歡喜心跟隨去做。跟隨什麼呢？我們正確的理解便是學習佛菩薩的行為，消除自己的嫉忌

心，要好好地作出自我反省，盡自己的能力去做好事，不是什麼隨意地、隨隨便便地去，藉此做些自己喜歡的事就叫做「隨喜」。不是這樣的！

青楓：這真是差天共地，風馬牛不相及了！如果用「隨便」這樣的所謂觀點去教導別人，則無疑等於誤人子弟。

修智：如果有認真地去看佛經的話，也可以從經文裡看到對「隨喜功德」的理解。在《普願菩薩行願品》便說到這「隨喜功德」。經文：「諸佛如來從初發心，為一切智，勤修福聚，不惜身命，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。——劫中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頭目手足。



愉快的紅

很喜歡拍攝一些紅紅的花朵，特別是一叢叢一束束的紅花，看上去就教人心曠神怡、心情愉快，也不用理會那些是什麼花。

每年這個時候，見到這一叢叢的紅花便禁不住舉手機一拍。拍下這紅艷艷的花叢，就彷彿在宣紙上潑上一抹朱膘，或者是「洋紅」。很有這種感覺！

——有時候我們捕捉感覺便夠了，那理什麼像霧又像花。



如是，一切難行苦行，圓滿種種波羅蜜門，證入種種菩薩智地，成就諸佛無上菩提。及般涅槃分布舍利。所有善根，我皆隨喜。及彼十方一切世界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，乃至一塵，我皆隨喜。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佛，有學無學，所有功德，我皆隨喜。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，求無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，我皆隨喜。」簡略而言，以歡喜心，跟隨所有善舉德行而實踐。

青楓：經文裡說：「所有善根，我皆隨喜」，及說：「所有功德，乃至一塵，我皆隨喜！」這教我們了解到不論什麼善事，都得發歡喜心，好好地盡自己的能力去做。所謂「乃至一塵」，一塵者，即是說最微小之處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隨喜，可不是粗心大意，即使是小小的地方或小小的物事，也要認真去做。

修智：十大願王：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，五者隨喜功德，六者請轉法輪，七者請佛住世，八者常隨佛學，九者恒順眾生，十者普皆迴向。我們留意到，「隨喜功德」後即是「請轉法輪」。即是說我們以歡喜心跟隨善舉德行實踐，我們是需要善知識的指點教導，以免浪費寶貴的資源和時間。隨之為「請佛住世」。既然發心學習，並非一朝一夕即可得成就。故請求善知識住世，以便可長時請益。

青楓：這樣一個次序很有意思。我們首先要懂得尊敬、讚賞諸佛，然後才懂得通過學

習去反省自己。這在俗世紅塵裡的不妨說是循序漸進了。

修智：我們再引《法花經·隨喜功德品》。若有人聞是經隨喜已，如其所聞，為父母宗親、善友知識，隨力演說。是諸人等聞已隨喜，復行轉教。餘人聞已，亦隨喜轉教。如是，展轉至第五十。若有施主，以財施乃至宣布法化，示教利喜，令眾生皆得阿羅漢道，所得功德。不如是第五十人聞《法花經》隨喜功德，百分、千分、百千萬億分，不及其一。其第五十人，展轉聞《法花經》，隨喜功德，尚無量無邊。何況最初於會中聞而隨喜者！

「隨喜功德」之所以福德大，皆因以歡喜心已去除慳貪嫉妒之心，進而反省個人能力是否亦可同樣有此善舉德行，再付諸實踐。所謂一燈傳十燈，十燈傳百燈。如此無止境的自利利他，自然福德智慧增長，無可限量矣。

青楓：又讓我想到誤解「隨喜」這問題。有人說，如果你沒有能力去做善事，你替人家高興，這種「替你高興」就是隨喜！甚至說這隨喜的福報與施無異。這真是大有問題了，而且這樣的解說很容易令人誤入歧途。讓我多說一點我個人的觀點，我覺得今天科技發達，信息的傳播大大地提高，這當然是好事，但也同時引出了一些不該流傳的或不成熟的內容流傳開來。能否做到自律？我覺得用如何正確學習「隨喜功德」這法門會有幫助。



舒服

近年來，每次返寺院，在電梯旁都看到這一堆花花草草。

這真是「粗生粗長」，快一年了還是這樣的旺盛。開始時，看到那擺設，還以為是什麼「佈個風水陣」，後來與同事談起來才知道，「不是呀，我看到這裡是個角位，於是擺上這些盆栽，既可空地利用，也看上去舒服呀！」

對，看上去舒服便好！



57 蹋長者口喻

昔有大富長者，左右之人，欲取其意，皆盡恭敬。

長者唾時，左右侍人，以腳蹋却。

有一愚者，不及得蹋，而作是言：“若唾地者，諸人蹋却。欲唾之時，當先蹋。”

於是長者正欲咳唾，時此愚人即便舉腳蹋長者口，破唇折齒。

長者語愚人言：“汝何以故，蹋我唇口？”

愚人答言：“若長者唾出口落地，左右諂者已得蹋去；我雖欲蹋，每常不及。以是之故，唾欲出口，舉腳先蹋，望得汝意。”

凡物須時，時未及到，強設功力，返得苦惱。以是之故，世人當知時與非時。

【解說】

這則比喻，在最後一組文字已很清晰地說明了問題。

「凡物須時，時未及到，強設功力，返得苦惱。」

這教我們一下子想到「強扭的瓜不甜」。此瓜尚未成熟，你便要摘下來吃。好吃嗎？這就等於自尋苦惱。還有一句詞語也是我們經常會說起的，這話是「欲速則不達！」所以，我們同樣地經常記起一句話，這叫做「適當的時刻，做適當的事情！」

58 二子分財喻

昔摩羅國有一剎利，得病極重，心知定死，誠敕二子：“我死之後，善分財物。”

二子隨教，於其死後，分作二分。兄言弟分不平。

爾時有一愚老人言：“教汝分物，使得平等。現所有物、破作二分。云何破之？所謂衣裳中割作二分，盤、瓶亦復中破作二分，所有甕、缸亦破作二分，錢亦破作二分。如是一切所有財物盡皆破之，而作二分。”

如是分物，人所嗤笑。

如諸外道，偏修分別論。論門有四種：有“決定答論門”，譬如人一切有皆死，此是決定答論門。死者必有生，是應分別答，愛盡者無生，有愛必有生，是名“分別答論門”。有問人為最勝不？應反問言：汝問三惡道？為問諸天？若問三惡道，人實為最勝；若問于諸天，人必為不如。如是等義，名“反問答論門。若問十四難，若問世界及眾生有邊、無邊，有終始、無終始，如是等義，名“置答論門”諸外道愚痴，自以為智慧，破於四種論作一分別論，喻如愚人分錢物，破錢為兩段。

【解說】

如何解決問題，有人說：「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，越簡單越好！」

是的，基本上沒錯，所以兩人分物的話，一分为二不就行了嗎？譬如有一千元錢財，由兩人平分的話，各取五百不就行了嗎！

本喻有一個說法，表面上「愚不可及」，但類似這種「愚」的行為，其實我們平日做了也不知。像本喻裡所喻的說法——一分为二嗎？把一物件破開兩邊，各取一半不就是了嗎？結果呢？如果一張鈔票撕開兩邊；一件衣裳，破開兩邊；一個美麗的花瓶，你要分為二的分起來，是把花瓶破開兩邊嗎？

59 觀作瓶喻

譬如二人至陶師所，觀其蹋輪而作瓦瓶，看無厭足。

一人舍去，往至大會，極得美膳，又獲珍寶。

一人觀瓶，而作是言：“待我看訖。”如是漸冉，乃至日沒，觀瓶不已，失於衣食。

愚人亦爾，修理家務，不覺非常，今日營此事，明日造彼業。

諸佛大龍出，雷音遍世間。法雨無障礙，緣事故不聞。

不知死卒至，失此諸佛會。不得法珍寶，常處惡道窮，

背棄於正法。

彼觀緣事瓶，終常無竟已。

是故失法利，永無解脫時。

【解說】

本喻以兩人看製造瓶為喻，一人看了製造過程後離去，另一人則看完又看，由早看到晚還是看個不了。那麼，這兩者的行為誰對誰錯呢？

本喻不是以此作比喻一些人的認真觀察學習，如果是這樣的翻覆研究的好學，不但不是不好，反而是十分可取。但本文的比喻是告訴我們：對待一些事物不必「懶着不走」，「死磨爛磨」地磨在那裡有什麼好處呢？是不是好好地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？

它更進一步的提示我們——如此這般的做法，可能就這樣毫無意義地過了一生。

大抵我們說「庸庸碌碌地過了一生」，就是這樣吧。我說的是另一個問題，與本喻主題無關。

60 見水底金影喻

昔有痴人，往大池所，見水底影，有真金像，謂呼“有金”，即入水中，撓泥求覓，疲極不得。還出復坐。須臾水清，又現金色，復更入裡，撓泥更求覓，亦復不得。

其父覓子，得來見子，而問子言：“汝何所作，疲困如是？”

子白父言：“水底有真金。我時投水，欲撓泥取，疲極不得。”

父看水底真金之影，而知此金在於樹上。所以知之，影現水底。其父言曰：“必飛鳥銜金，著於樹上。”即隨父語，上樹求得。

凡夫愚痴人，無智亦如是。于無我陰中，橫生有我想。如彼見金影，勤苦而求覓，徒勞無所得。

【解說】

有一句俗話說：「死牛一邊頸！」即是說，想事情或者做事情，祇是倒向一邊做。如果做不了，不成功，也不去抽離一下從另一個角度或者另一個方向去想問題。

像本喻所講的，看到水底有「金影」，於是想盡辦法去撓去掘。結果呢？當然什麼也沒有，而且停下來，靜下來，那「金」仍留下水底。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事情是很簡單的，那「金」實際上是掛在樹上，水底所見的「金」，祇是倒影而已。

這也等於另一個「故事」——水底撈月。

道理很簡單的，但人們往往就是忽略了這簡易的道理。



世俗忍辱觀 與 佛教的忍辱觀

(節錄)

· 高銘 ·

(原刊於一九九六年四月《內明》第二八九期)

三、世俗忍辱觀與佛教忍辱觀的比較

世俗忍辱觀和佛教忍辱觀，首先在語義上存在差別。在漢語言中，世俗所說的忍辱一詞，包括兩個義項。一是忍耐、容忍之義。如《尚書·湯誥》云：「爾萬方百姓，羅其兇害，弗忍荼毒。」另一個義項則是克制之義。如《荀子·儒效》：「志忍私，然後能公；行忍性情，然後能修。」如果單獨說一個忍字，則還有殘酷、忍心之義。如賈誼《新書·道術》云：「惻隱憐人謂之慈，反慈爲忍。」佛教所說的忍辱，來源於梵語Kṣānti，巴利語爲khanti，包括忍辱、忍耐、忍許、忍可、安忍等多種含義。其中忍許、忍可、安忍等意義，是漢語忍辱一詞完全不能表達的。所以，在有的佛典裏，譯者不用意譯，而是用音譯的方式來譯介，稱之爲羼提、羼底、乞義底。《俱舍論光記》卷二十六說，Kṣānti有三種體性，一是無瞋，二是精進，三是智慧(般若)。在這三種體性中，智慧是根本，以智慧爲體產生的忍辱則爲諦察法忍或法思勝解忍，

是大乘瑜伽學派三忍中的核心和基礎，也是大乘中觀學派二忍中的核心和基礎。因此，從語義上來說，佛教所講的忍辱(Kṣānti)，是一非常專門的術語。當佛教發展到大乘佛學階段，忍辱波羅蜜(Kṣānti-pāramita)這概念提出後，這個特點表現得更突出。總的來說，佛教所說的忍辱比世俗所說忍辱語義要廣，內涵要深。

其次，佛教所說的忍辱和世俗所說的忍辱在行爲表現上也有區別。世俗的忍辱，在行爲上必須具有退卻、避讓等特徵，在心理上則表現爲壓抑、克制，否則不能叫做忍辱行爲。而佛教所說的忍辱，並非僅此而已。從佛教的角度來看，對某種思想與某種行爲的贊同和許可，也是忍辱，特別是對佛教一切法真實義和畢竟空等真理的認同，更是如此，被認爲是忍辱的根本和依據。因此，佛教所說的忍辱不是消極的、退縮的，而是積極的、進取的。如果一個人對佛陀所覺悟的真理不能完全接受，那麼他的行爲即使表現得很謙卑，也不能叫做忍辱，更不能說是忍辱波羅蜜。相反，如果我們對佛陀所覺

悟的宇宙人生真理有了堅定的信心，只要我們的思想言行與這種真理相一致，那麼一切都可以叫做忍辱波羅蜜。因此，佛在世的時候，曾罵提婆達多是狂人、死人、噁唾人，有時候也罵諸弟子是愚人，我們能說佛陀不忍辱嗎？

第三，世俗忍辱與佛教忍辱的最終區別在於它們的本質不同。世俗的忍辱觀往往是建立在對某事、某物、某人不贊成乃至反對基礎上的，由於是一時沒有能力來與之抗爭，或出於某種顧慮，或由於某種錯誤的思想在做指導，不得已才退讓與回避，所以它往往是消極的、短時的、雜染的，會給人在心靈上產生痛苦與留下創傷。而佛教的忍辱觀則是建立在對佛陀所覺悟的真理認同基礎上，對一切事、一切人都正確平等對待，因此，它是積極的、長時間的、純潔的。《大智度論》卷十五云：「忍法有三種清淨，不見忍辱法；不見有己身，不見罵辱人；不戲論諸法，是名清淨法忍。」
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五十七亦云：「云何忍辱？謂由三種行相應知：一不忿怒；二不報怨；三不懷

惡。」

又云：「云何菩薩自性忍？謂諸菩薩，或思擇力為所依止，或由自性，堪忍怨害，遍於一切皆能堪忍；由無染心，純悲愍故，能有堪忍。當知此則略說菩薩忍之自性。」

由此可見，佛教所說的忍辱是發自內心的、不懷惡意的、遍於一切時與一切處的，是清淨無染的。它不僅可以使我們得到現行安樂，也可以引發未來安樂。

四、佛教忍辱法門的修證

忍辱法門，與其他任何修持法門一樣，僅僅在思想上有所認識或在理論上弄懂還是遠遠不夠的。如果我們要想真正從忍辱中得利益，非得親自去實踐不可。然而，我們衆生無始以來的惡習太重了，貪、瞋、癡三毒如影隨形，無時無刻不在左右着我們的思想和行動。古人說：「江山易改、秉性難移」，誠哉斯言。如果我們在修習忍辱波羅蜜時

因緣

我們看事物，特別是佛教徒，都很強調「因緣」兩字，因緣是一種緣份，也是一種因果。

對一些事物的所謂「好壞」的看法，不去尋求「因」，而祇是一味的動氣，不作反思反省，那祇是無明。

《雜阿含經》裡說——「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；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。」

這裡，對世間無論是集還是滅，都是一個因緣的問題。所以我經常說一句話：「緣來不拒，緣去不悲！」來去，是集或是滅，都祇是一個因果問題。不是無奈，不是無法抗拒的所謂「因果」，這因果實際上是你如何主動地、積極地、客觀地去對待問題。你本着什麼態度，這是因，你這樣的態度反映出來的後果，不就是「果」嗎？

沒有一定的方便善巧，在實踐的過程中要麼走錯道路，要麼懈怠，得少爲足。爲了使我們在修習過程中少走彎路或不致誤入歧途，諸大乘經典中對忍辱的修證方法與次第頗有介紹，現略述於後：

1. 認識瞋恚的過失

忍辱在六度中的對治業是瞋恚，所以欲行忍辱，得先了解瞋恚的過失、心生厭離。

瞋，梵語pratiṣṭhā或clveṣa，三毒之一，亦是我們修學佛法的最大障礙之一。《大智度論》卷十四云：「諸煩惱中，瞋爲最重，不善報中，瞋報最大，餘結無此重罪。」

又云：「復次，當觀瞋恚，其咎最深，三毒之中，無重此者；九十八使中，此爲最堅；諸心病中，第一難治。瞋恚之人，不知善，不知非善，不觀罪福，不知利害，不自憶念，當墮惡道！善言忘失，不惜名稱，不知他惱，亦不自計身心疲惱：瞋覆慧眼，專行惱他。」

《本生論》云：「忿火能壞妙容色，雖飾莊嚴亦無美，縱臥安樂諸臥具，忿箭刺心而受苦。忘失

成辦自利益，由忿燒惱趣惡途，失壞名稱及利益，猶如黑月失吉祥。雖諸親友極愛樂，忿墮非理險惡處，心於利害失觀慧，多作乖違心愚迷。」

由忿慣習諸惡業，百年受苦於惡趣，如報損他來復仇，怨敵何有過於此。」

又《入行論》亦云：「千劫所施集，供養善逝等，此一切善行，一恚能摧壞。」

由於瞋恚有上述種種過失，從現前的方面來說，可使我們意識失調，行動失控，是非不分，善惡不辯，並在此基礎上犯下種種惡業，造成種種惡果，如朋友離散，夫妻反目，兄弟不睦，父子失恩，後世受苦等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在碰到不順心的事時，都要修忍辱行。古人云：「忍得一時之氣，免了百日之憂」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2. 認識稱譽的過失

對於一個世俗的人來說，很少有不喜歡美譽和受人誇獎與吹捧的，但是對一個佛教徒來說，名聞利養就像海市蜃樓和沙屋一樣，既無現法利益，也無後世功德，只會使我們在生死輪迴中越陷越深。

迷悟

我常接觸到一些佛弟子，甚至是平日較多研學的佛弟子吧！在言談間往往不經意地帶出一份優越感。——這優越，是指他們總認為在佛學知識方面來得較豐富。用句俗語說，即是「懂得比你多！」

在人生的學習過程上出現類似的「優越感」，不足為奇的，也不必「窮追猛打」地去作什麼當頭棒喝，能有所反省反思便行了。

惠能大師之所以教後世人敬頌，是他的實事求是，不以什麼我懂得比你多去示人，他把佛理融入實際的生活環境去，讓聽者從實際言行中體會佛理。

惠能大師在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祇緣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。當知愚心、智人，佛性本無差別，祇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」

話語是清楚明白的：佛性人人都有，祇是你開悟了還是仍然執迷而已。

《大智度論》卷十四云：

「利養瘡深，譬如斷皮至肉，斷肉至骨，斷骨至髓。人著利養，則破持戒皮，斷禪定肉，破智慧骨，失微妙善心髓。」

所以對於一個學佛的人來說，在名聞利養面前要保持冷靜的頭腦。

3. 認識忍辱的功德

俗話說：「百忍成金」。忍辱的好處，是數不勝數的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四十二云：

「諸菩薩，先於其忍見諸勝利：謂能堪忍補特加羅。於當來世無多怨敵，無多乖離，有多喜樂，臨終無悔，於身壞後，當生善趣、天世界中。見勝利已，自能堪忍，勸他行忍，贊忍功德，見能行忍補特加羅慰意慶喜……」

如是菩薩修行忍苦，能自身於現法中得安樂住，不為一切惡不善法之所陵雜；能引後世安樂因緣；亦能令他修行種種現法，後法安樂正行。」

在六波羅蜜中，忍辱還能生其餘五波羅蜜。

《大品般若經》六度相攝品第六十八云：「須

菩提白佛言：『世尊，云何菩薩摩訶薩住羼提波羅蜜取檀波羅蜜？』佛言：「菩薩從初發心乃至道場，於其中間若一切衆生來瞋恚罵詈，若節節肢解，菩薩住於忍辱作是念：我應布施一切衆生，不應不與，是衆生須食與食，須飲與飲，乃至資生所須，盡皆與之。持是功德與一切衆生共之，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菩薩回向時不生二心：誰回向者？回向何處？是為菩薩住羼提波羅蜜取檀波羅蜜。……云何菩薩住羼提波羅蜜取般若波羅蜜？佛言：『菩薩住羼提波羅蜜，觀諸法若離相、若寂滅相、若無盡相；不以寂滅相作證，乃至坐道場得一切種智，從道場起便轉法輪。是為菩薩住羼提波羅蜜取般若波羅蜜，不取不捨故。』」

忍辱的功德與利益，不僅在佛經中廣為論及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，也隨處可見。古今中外，凡是有所成就的人，都是經過艱苦磨練的。古人云：「不吃苦中苦，難為人上人」，是對忍辱利益的通俗總結。

明與無明

《壇經》裡有一句話語，可以讓我們深入點去思考！深入思考的原因，是它「表面上看似對立，實際上是互為影響，甚至是互生的」。這句話是——

「明與無明，凡夫見二。智者了達，其性無一·無二之性·即是實性。」

一般人看「明」與「無明」，很自然地是兩者對立起來的，但實際上呢？很多事情都是這樣——兩者是互為影響，是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；或者說：「好事變壞事，壞事變好事！」這都是看我們的態度吧，而兩者實際上就是「一者」，所以說出「無二之性」，以這無二之性便是實性。實性即是指佛性也。

從這一則，可以讓我們反思到一個問題：不要「死牛一邊頸」地認定自己就是對的，錯的都是別人！

實際上會不會是這樣呢？又教我想起《壇經》裡這句「明與無明」的問題。



什麼滋味？

本刊特約攝影師李志榮，經常拿着攝影機「呢度去、個度去」，真是人生一樂也！日前，他對我說：「你好像好多年沒去過流浮山了？我車你去看看！」

也好，真的多年沒到這地方了。今次前往，抵現場時真的禁不住又一次嘆息。——十年、廿年下來，這周遭環境沒有什麼變化，看到的還是一些蠔壳、三幾隻破船，以及一些簡陋的水邊木屋。但河的對面呢？那近距離的地方便是深圳，一排排高樓大廈豎起來。這對比實在強烈。

我在這裡拍了幾幅照片，心頭也不怎麼好過，匆匆一瞥便離去。

「慧眼」

我們經常說到的一句話——「獨具慧眼！」乍聽下來，還以為是「獨眼龍」，一隻眼沒有了。

當然不是這樣的。相信這「獨具慧眼」是從「一隻眼」的故事而來。

雲門和尚被師父讚賞，說他對問題有見地、有醒悟能力，真是「有一隻眼」。這另有「一隻眼」

便是「慧眼」，是心中所思，是有領悟力的聰穎的「心眼」。有說這「眼」是「生長」在兩眼對上位置，我想這也不過是一種感覺吧！

總之，「一隻眼」也好，「獨具慧眼」也好，這「眼」並不是實見之物。所以譽之為「心眼」，很有意思。

人格與藝術的「脫鈎」

· 陳青楓 ·

明代大畫家王祈原譽董其昌為「在畫壇上猶文起八代之衰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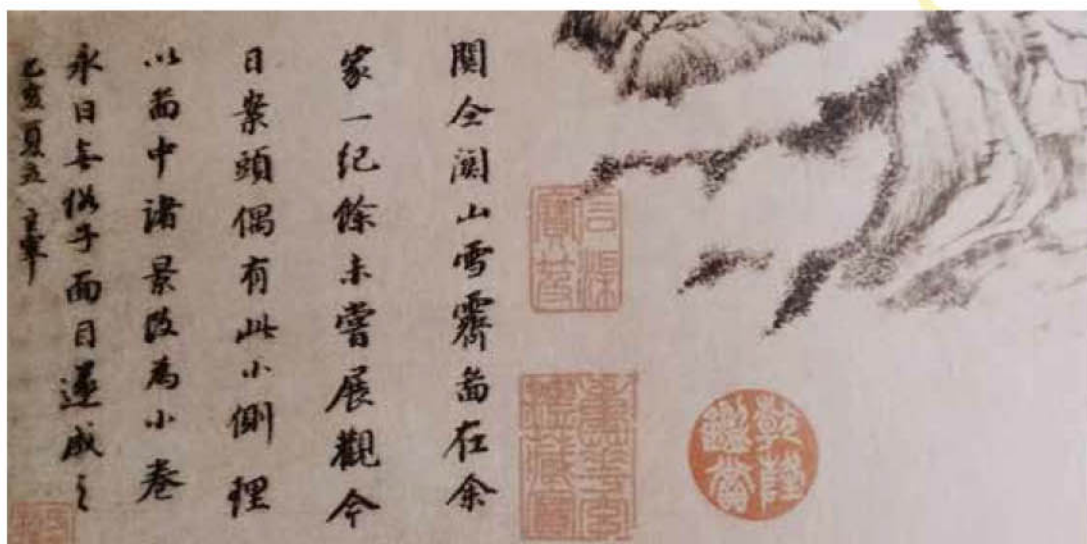
過譽矣！不過我們撇除這「過譽不過譽」不說，而細看一下董其昌在書畫藝術上的成就與貢獻，還是有不少可欣賞的地方，尤其他對文人畫的世間價值帶出提升作用。這不僅是他的社會地位使然，還包含上他對文人畫的認識，他強調文人畫的簡、淡特性，讓人們對過去的及當代的文人畫有一個較清晰的看法。這是董其昌對書畫界不可抹殺的功績，也正好同時反映出他的社會影

響力。

董其昌在書與畫及禪學等理論上，肯定地說，都有卓越成就。但人非「完人」，世間上沒有任何一個人(或一個集體)是所謂「完美」的。董其昌在「人格」上也有可非議的地方。這已經不是秘密而是公開的事實。

可因此也加深了我在對「人格與藝術是否可分而論之」這問題上的探討。

長期以來，在我們的哲理上總是把人格與藝術拉扯在一起的，甚至不是「拉扯」而是「渾然



董其昌的書與畫俱有一定水平。我們從本圖也可看到他書法「清秀」。那便很難聯想到他的「人品」了。

一體」，所謂「詩言志」、「文以載道」……百年前，陳師曾在論文人畫時更把「人格」放在首位。所以，無論怎樣去論說與梳理，我們總是不會把人格與藝術分別開來。但實際上又是不是這樣呢？你看董其昌，看「奸相」嚴嵩，甚至因為行為差劣而在書道上被「除去四大之名」的北宋宰相蔡京，他們就是與「人格」脫鉤的。他們的字不但文人氣質重，且甚至有「一派之宗」的美譽。這又是怎麼回事呢？

所以，我的看法是，「字如其人（「人」，指人格），這樣的提法可不是有錯，祇是這僅對一般層次而言吧？當你的書藝上升到一個真正的藝術之境，則「人格」與「藝術」兩者便自然地再沒有從屬關係，甚至是脫鉤了。會不會是這樣呢？不但書藝如此，所有藝術（當然包括畫道）也是這樣。簡單地說，這就是到達一個純藝術之境。

有沒有「純藝術」這回事？雖然幾千年下來，我們對藝術的看法都是從「人格」中來，——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！」這就沒有所謂「純藝術」可言了。但如果藝術上升到一個高超之境，我認為兩者已到分道揚鑣的時候，亦相等於火箭上載太空船，到脫離大氣層之後兩者便要分離，而太空船至此便獨立地自行運作。

我對「純藝術」是本着這樣的看法。也因此而解釋董其昌、嚴嵩、蔡京等人為何會「人格」與「藝術」分家。（藝術本身除「人格」外還含有多個元素，包括文人氣質、刻苦求藝的精神等等，這都可營造出他們特有而受欣賞的書藝，這便與「人格」兩字分別開來了。）

不知歷代有多少書畫評論者會本此「脫鉤」的說法？就讓我提出來請教於方家吧！



這幅作品是董其昌晚年之作，用筆用墨淡雅。但董的作品很多是他的友人代筆的，他名氣大，筆潤豐也。本圖你看：很多名家蓋印表示欣賞，把畫面也弄得「一場糊塗」，這就是附庸風雅了。

保佑

剛剛在上期「妙法」通訊介紹了一座在橫街窄巷的「土地廟」，祇是想說明一下這些「不起眼」的「土地廟」，也正好滿足了一些民間信仰，在不妨礙所謂「市容」之下，大家正好相安無事。

月前，有一宗交通意外的出現，也帶出一座「土地廟」問題。不是「有什麼問題」，而是令人想到「菩薩保佑」。我說的在港島中區士丹頓街那宗汽車失控，這私家車滑落，導致行人傷亡。而失事的這車輛，正好就在那小巷樓梯間的小小「伯公廟」之前停下來。「小廟」前有一燈柱把車剎住。人們便嘖嘖稱奇地說：「伯公又一次保佑了！」原來過去也曾經出現類似事件。

我前往這裡看看，也看到「廟」後放上幾紮鮮花，相信是人們對這次災難的悼念。



明心見性

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善信在佛像前，或者觀世音等諸菩薩像前，「求這求那」的。

《金剛經》說：

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有些字義，也許因為時代已不同，字義也會因此而有所變動。如來今時今日，你還以一千年前，甚至二千年前的「佛語」來作會話，人們會聽得明嗎？

譬如《金剛經》裡這一句「若以色見我」這個「色」字，我們得明白是指形體才好，而且是指佛的形體；「以音聲求我」亦然，是指聽到佛的聲音。

那麼，本句的意思又是說明些什麼呢？它告訴我們：這樣的求佛，其實是沒有好處的，甚至稱之為「邪道」。那麼如何才是正道？它實際上是引導我們不要對外相的執着，修心養性才是真道理，這是明心見性。

誤解

有一樁事，擺在心裡二、三十年了！

事緣：有一位女文友寫文，用上「逢佛殺佛，逢祖殺祖！」這句話。她該文內寫是與另一位文友在爭辯一些問題，一時氣憤地說上這一句「禪語」。可是她的用意却真是以「字面」意思出之，強調一個「殺」字，那是「不放過對方，趁勢追擊」之類。

這顯然是大大地誤解所謂「見佛殺佛」這原意吧！原意是什麼呢？我參看過一些資料說，「這個『殺』字，是徹底拋開的意思。」意思即是說：「我們不要盲目地去崇敬，遇到你尊敬、學習的人，你得徹底地拋開那種不必要的敬畏，而必須好好地，認真地去尋求真實的一面。

大抵這就是追求真理的真實了。如果我們這樣去理解所謂「遇佛、殺佛」，殺，即是徹底離棄，倒覺得有意思。

· 對聯，又見對聯 ·

有氣度

我們說文化，其實不一定要從大處入手，在我們的生活裡，在我們的周遭，仔細地觀察一下，好好地留意一下，則「文化」就在我們身旁，文化就是生活——生活就是文化！

中國的廟宇、道觀，以及民間的祠堂，甚至是大戶人家的廳堂，在建造上都有棟樑之設，這正好讓我們添加上文化色彩、生活色彩，於是對聯便大派用場了。我們進入一些寺院道場遊賞，不僅遊賞那瑰麗的建築，也同時看到一副副引人入勝的對聯。這是極富文化特色。

今天，我們又不妨再轉載論述一些對聯，讓大家再一次進入這個文化場景去。太原晉祠唐碑亭的一副對聯，文字簡潔，有氣勢，正好配合這晉祠建造的本意。

對聯曰——

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

氣勢很好，摘自杜甫的詩句。杜甫有一首稱為「偶題」的詩，詩曰：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！」杜甫另有一首《重經昭陵》詩，詩曰：「草昧英雄起，謳歌歷數歸。風塵三尺劍，社稷一戎衣！」

有氣節

岳飛一代忠臣，無論是岳飛廟還是岳飛的墳墓，我們見到的對聯，幾乎是清一色地以岳飛的忠義作描述，又或者針對奸臣秦檜而言。我想，在歷代的對聯裡，能被「清一色」地以同一事件描述的人物，除岳飛外，大抵還有關羽、文天祥這些忠義之士吧！

且來看看一些對聯是怎樣寫岳飛的——經常被人們提起的一副寫岳飛對聯，大抵就是西湖岳飛墓聯：

人從宋後少名檜，
我到墳前愧姓秦。

雖不是直截寫岳飛，但如此標示了秦檜之名，實在是高明的寫作。

河南湯陰城有岳飛廟，聯曰：

千秋冤獄莫須有，
百戰忠魂歸去來

前句述說的，就是秦檜這奸相對岳飛布下莫須有的罪名。後句是歌頌岳飛的美德。「百戰忠魂」這句話，在後世也經常被引用。

有趣味

有些聯語，結合着一故事而往往從趣味出之。當然，這些趣味也不僅僅是「得啖笑」，很多時候是「別有深意」的，最少也可以有「絃外之音」。「南京莫愁湖勝棋樓」的聯便是。先說說這「勝棋樓」。據說是朱元璋與徐達的下棋鬥輸贏故事。也祇是傳說。

聯曰——

人言可信，我始欲愁，仔細思量，風吹皺一池春水；
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，如何結局，浪淘盡千古英雄。

這聯的「絃外音」便是告訴你——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勝敗又如何？還不都是「大江東去」！

這對聯我個人認為頗有意思，既寫出故事的要點，也同時告誡世人！觀看歷代的對聯，很多都具有這樣的特性，這也正好是對聯的文化特色。

柴灣羅屋「民俗館」



香港是一個一、二百年來開拓得比較迅速的都市。二百年前，是一個「半荒島」。——不能說完全是「荒島」，它是有村落，有民居的，就像整個中國大地那樣，有不少地方也是有待發展的。

我們生活在香港這塊「肥沃」之地，不妨懷念一下，不僅是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清淡生活，也不妨從「歷史追尋」方向去看一看一、二百年前的「香港地」。

我介紹大家花半天時間，到港島柴灣的「羅屋民俗館」看看，那將會為你帶來不少歷史與地理認識——認識香港的過去，很有意思。

前往這「民俗館」，交通十分方便，你祇要坐地鐵柴灣總站出來，步行十分鐘便到。

柴灣，何以稱為「柴灣」？真可顧名思義

了。它原本稱為「西灣」的，但這荒涼之地有不少樹木可以讓你砍伐，於是慢慢便改稱為柴灣。

「羅屋」固然是稱羅氏之屋，但原來在二百年前，「村」的名字也可以用「屋」作代表的。譬如當年柴灣有羅屋、成屋、藍屋、陸屋及西村、大磡村等，也就等於有六條村了。

但「羅屋民俗館」則是保留一間「羅屋」，於一九七六年五月決定修復為「民俗館」。一九九零年正式揭幕。

這羅屋民俗館雖然很細小，但已充分地讓我們看到過去客家人的家居是怎樣的，內裡的擺設，很簡單、實用，不會浮誇。屋前又有一個「大地堂」，是我們南方農居幾乎屋屋皆有的設計，這是用來曬穀物之用的。

根據這民俗館的介紹，讓我們曉得，原來在

宋代避戰禍而南下的民眾，幾百年來分散在南方各地，兩百年前有三百多客家人移徙到柴灣這裡居住，他們是從廣東新安縣搬過來的，在這個民俗館還特地展示出一張稅契，是清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年）的，這就是很有力的明証了。

看這個小小的「民俗館」，看到那些百年前

的農具，以及農民的家具，很有意思。相信我們這些都市人根本沒有看過；「風車」，這是用來打谷用的，也沒有見過「雞籠」吧？

所以還是很樂意推介給大家，抽個下午到這裡看看，很有意思的。





呆與困

如果有看本欄目，當知道我經常說：很多時候，一些字的結構多是象形或者象聲的。

事實上我們的方塊字在創造之時便多從形、聲方面入手。

今天讓我們先看看這個「困」字。困，是困難、圍困意思，一個大大的「口」字，等於四塊牆，以四塊牆圍起來，那就真的「很困」了。這個「困」字又何以中間以一個「木」字來表示？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，四塊牆圍着木，不就像一個園林嗎？園林，也自然讓我們想到一個「困」字。還有，同樣很有意思的，原來在古時這個「呆」字與「木」字是共通的。——困，把上方的「口」改為四幅牆困起來，不就是呆了嗎？所以追查起來便頗有意思。

同時，我們不妨再看看「口」字與所藏的字，看起來很多都頗有意思。譬如這個「囚」字，人被困在內，自然令人想到監獄。

國與囯

上文筆者提過，方塊字裡象形象聲的文字結構都不少，現在細想起來，這個像四塊牆圍困的字，內裡所藏的字，結合起來看原來也有很多是象聲的，譬如圓字、園字、圃字，都與內裡那個字同樣讀法。

「口」這個部首，其實也是一個字來的，那是「囗」的古字。這本身真的很象形了。再說，那個「國」字亦很有趣，古時候這國字也可寫作「囯」，即今天我們採用的簡體字，一個「口」中間有個王，真是一個「國」了。

再說多一點點，原來子、女兩字也可以藏在「口」字內的，不過都屬於方言吧？囟字，是兒子；囡字，音「南」，解作小孩子。